

只要允许我去战斗，我就会一往无前，无怨无悔。

归路^{CUI} LU

邵雪城
作品

大结局

活着再见

——系列完结篇——

最原汁原味的兄弟血性——
记录我们曾执行过的特殊任务
活着，才能再见！

畅销书作家 邵雪城 2015最新作品
“活着再见”系列畅销三年热血完结
连载半年全网点击过亿的硬派长篇小说
央广小说连载收听率第一

CTB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集天卷

CS-BOOKY

归路^{GUI LU}

邵雪城
作品

活着再见

大结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归路 . 活着再见 : 大结局 / 邵雪城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5.4
ISBN 978-7-5404-7104-0

I . ①归… II . ①邵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4201 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畅销小说

归路 . 活着再见 : 大结局

作 者:邵雪城

出 版 人:刘清华

责任编辑: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蔡明菲 潘 良

特约策划:邢越超

特约编辑:刘 箏

营销支持:李 群

封面设计:姚姚设计工作室

版式设计:李 洁

内文排版: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410014)

网 址:www.hnwy.net

印 刷: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304 千字

印 张:21.5

版 次:2015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4-7104-0

定 价:35.00 元

(若有质量问题,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010-84409925)

归路^{II}

目录
CONTENTS



第一章	请求处分 / 001
第二章	海上成了我的地盘 / 043
第三章	只要允许我去战斗 / 098
第四章	你到底是什么人 / 130
第五章	为自己出征 / 219
第六章	有些事，没有如果 / 276
尾 声	/ 339

第一章 请求处分

1

在我的人物资料库里，周亚迪是金三角的大毒梟，但他从来不亲手杀人。

所以当他突然从袖管里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三棱刀，噗的一下扎进大军的心窝时，我彻底惊呆了。来不及反应，来不及阻止。

大军茫然地看着周亚迪，张开了嘴却发不出声音。他吃力地想要低头看看是什么刺入了自己的心脏，头还没有低下，就轻叹一声闭上了眼睛。

“迪哥？”我和胡纬异口同声地叫。

“好了。”周亚迪闭着眼喘了几口气，慢慢松开了手，沾满鲜血的手指在裤子上擦了擦，“这下，任何事都不会走漏了，除非你们，连自己也不信。”

大军歪倒在角落里，胸前染出一大团鲜红。

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觉得有股火苗一样的东西烧着我的脖子、我的脸、我的眼睛。我猛然转身抬腿，使足浑身的力气朝周亚迪踹去。周亚迪像个女人

一样惊叫起来，尖叫声把我从怒火中叫醒，我急忙往回收了收劲。尽管只剩下三四成力气，他还是被我一脚踹飞，倒在一堆空塑料桶里滚作一团。

“操你妈的，谁让你在我船上杀人的！”我指着他喝道，“知不知道这是大忌？”胸口里那股无处宣泄的悲痛怒火不受控制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。我要为我的失态找个理由。

周亚迪胡乱扒拉着想要站起来，我扑上去把他揪起来按在舱壁上，那一刻，我恨不得用牙齿一口一口把他撕扯成碎片，以告慰大军的英灵。

但理智告诉我，我不能那么做，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，周亚迪还得活着。

“秦……秦川……”周亚迪强忍着痛，喘着粗气说，“我，不……不懂规矩，你原谅我，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

我闭上眼睛做了几次深呼吸，让心里那股火尽量不要烧到外面来。我慢慢凑近周亚迪的脸，淡淡地说：“人死在海上，冤魂找不到去处，就会一直留在船上。他会生生世世缠着我，或者你。”

周亚迪带着哭腔说：“秦川，我错了，你说，怎么做才可以？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”

我死死看着周亚迪的眼睛：“把他送回家厚葬。如果他能超度，就算我们幸运。如果他做鬼也不放过我们，我只能杀了你烧给他。”

“厚……厚葬，厚葬，我出钱……”周亚迪看了一眼大军的遗体，苦着脸说，“秦川，他老家是山东的，我也不懂规矩，这件事能不能……拜托你？”

我松开他：“要让外头知道这条船上出了人命，还有谁敢上我的船？”胡纬凑上来拽拽我的胳膊说：“是我们不对，是我们不对，差不多就行了……”

我一低头，见胡纬另一只手已经攥成拳头，好像我要不饶过这事，他就要跟我动手的意思。这让我心头一惊，刚才被愤怒烧蒙了心，竟忘了这狭小的空间里还有胡纬这么一个活生生的精壮男人。我瞥了一眼他的拳头说：“怎么？想比画比画？”

胡纬意识到自己的动作太明显，朝周亚迪看去。周亚迪说：“胡纬，这事怪我，怪我，秦川做得对。”

胡纬忙换了一副笑脸，对我点点头。

他俩的这种微妙互动，让我更加警觉。

2

五年前，我和程建邦第二次到金三角执行任务，我想把宁志的遗骨带回来，但没能做到。

所幸的是，我们的任务很圆满——周亚迪人财两空，伤了元气，在金三角几乎失去了话语权。胡经死了。而且，周亚迪直到今天还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

胡纬是胡经的弟弟，现在接管了胡家的生意。按理说，他跟周亚迪是不共戴天的对手，但从刚才的情形来看，这两人的关系已经变了。

由此可见，金三角这些年发生的变故远远要比我掌握的情报更精彩。

我一边琢磨着一边扯过一块帆布，将大军的遗体盖住，地上暗红色的一摊血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耀眼的光，像一柄匕首直扎进人的心窝。

我不能悼念牺牲的同志，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悲痛，只能把这一切默默压制在心底。

能够告慰他们在天之英灵的，恐怕只有接过他们手中那支无形的枪，继续战斗。

外面下着瓢泼大雨，风雨大浪撞击着船体发出巨响，更衬出船舱内诡异的平静。周亚迪和胡纬像两只落汤鸡一样裹在棉大衣里发抖，连呕吐都没力气。

我冷冷地看着他们，知道他们心里其实有道能毁灭这世界的闪电，只不过现在不是他们发作的时候。因为到达港口后，他们需要我的帮助。

我很满意自己现在的身体状态，哪怕在这样的风浪中漂上一个月也不会有什么不适。而在不久前，出海对我来说还像是个噩梦——望着茫茫的大海，那种未知的恐惧感总会让我觉得天旋地转，只能趴在甲板上，在海天一色的壮丽美景中不停地吐酸水。现在每每想起那种痛苦，我还会忍不住打几个寒战。

俗话说大海好像小孩儿的脸，说哭就哭说笑就笑。一阵暴风雨后，船渐渐平稳下来。

周亚迪放开抱着的柱子，往我身边挪了挪，看了看我的脸色，说：“秦川，你……还好吗？”从再次见到我开始，他就有些小激动，大概是鼓了半天勇气才说出这句话。见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，周亚迪低下头长叹了一口气，笑着摇摇头，眼里竟然闪出了一点儿泪光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又问：“有没有想过成个家？老这么漂着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儿？”

我冲他一笑，没吭声。

周亚迪长长地呼了口气，慢慢恢复了平静，之前眼里的激动、恐惧还有那一抹泪光都消失不见了。几年不见，我丝毫没有跟他叙旧的意思，上一次的事不清不楚就那么过去了，彼此心里存了太多的芥蒂和疑惑。

比起周亚迪来，我更关心的是那个刚被他杀了的人。来之前我就知道，大军是放在周亚迪身边的警方卧底，而且他也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看了眼被帆布盖着的大军遗体，想着他就那么死不瞑目地逐渐冷却僵硬，一股怒气加闷气堵在胸口，吞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。

“迪哥，我要是成了家，咱们今天也遇不到了。”我看着大军露在帆布外的腿，说，“是迪哥新收的兄弟吧，看见他就想起当年的自己。”

“你可真会开玩笑。”周亚迪呵呵笑着，强装出笑容把话扯开，“你说得对，谁成了家还会玩命呢？要不是你，我今天真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周亚迪顺着我的目光也看着大军说，“他可比不了你，你是出息了，我这个大哥当之有愧，

想不到这条海路上大名鼎鼎的塔哥居然是你。”

我走到周亚迪面前说：“我水性不好，很少走海路，这次还真是巧，本来是帮朋友护送一批货去日本，没想到回来的时候竟然遇到你们被抢。在我地盘上连声招呼也不打就抢船，换作谁我都不会不管的。”

“我好命，没有落个人货两空。”周亚迪瞟了胡纬一眼，说，“折腾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我以前的兄弟靠得住。”

胡纬闷声闷气地说：“这次迪哥的损失，我一定加倍赔偿。”又扭头对我说：“秦哥，这次谢谢了，我知道我哥以前有对不住你的地方……”

“唉，”我打断他，“人都没了，多大的仇也解了，说起来还要感谢你哥，我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胡纬盯着我的眼睛说：“秦哥，我想问一个人。”

我笑着说：“程建邦？”

胡纬一听这个名字，脸上的肌肉抽动起来，发狠的样子像极了他哥哥胡经。

我说：“我再没见过他。当初我们跑路的时候，我嫌带着你哥累赘，他又非要带着。我担心最后谁也跑不了，就跟他各走各路了。这一晃四五年了吧。这也不能怪他，你哥杀了他的心上人，换了是你恐怕也不能就那么算了。”

“杀人偿命。我哥杀了刘亚男，他杀了我哥，天经地义。但不是他那么个杀法，你知不知道，我们漫山遍野找了半个月才把我哥的尸体拼了个大概，下葬的时候还少一条胳膊……他哪里是人？简直禽兽不如。”胡纬越说越激动，浑身都在发抖，“那条胳膊还不知被他分成了多少块……”

我不由得有点儿佩服这个胡纬，自己的小命还攥在我手里，居然敢寻仇？真搞不清他是没意识到危险，还是脑子有问题。我说：“程建邦是我的兄弟，别说我不知道他的下落，就算知道也不会告诉你，我知道你们胡家一定会要他的命。”我看向周亚迪，“搞不好，迪哥也会帮你们忙。”

周亚迪说：“秦老弟，这件事我真的很为难，如果我被别人杀了分尸，你会怎么样？”

我一字一顿地反问道：“你觉得呢？”

周亚迪躲避着我的眼神：“听我一句，这件事大家在一起的时候就不要谈了。”又对胡纬说：“当年你哥有错在先……”

“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天大的错也不至于那么个死法。”胡纬不耐烦地打断周亚迪，说，“现在大家同坐一条船，一会儿上了岸，你们打算怎么处置我，给个痛快话。”

我看了一眼周亚迪，对胡纬说：“劫你们船的是你的亲叔叔。至于是不是你们叔侄联手干的，我不知道。反正那船上没有我的人，也没有我的货，你们两个商量吧。”

胡纬却不说话，似乎根本不屑解释什么。

这时头顶的舱门被人从外打开，一阵冷风夹着冰凉的海水泼进船舱里，舱门口伸进一个脑袋说：“塔哥，快到了，已经和咱们的人联系上了。”

我冲那人摆摆手，舱门咣一声又关上了。

周亚迪站起身抻了抻腰：“秦川，你又救了我一命。只要你把我们连人带货送到地方，这次收的钱，我分你八成。”

胡纬接过话头说：“这次我收的钱，全送给迪哥压惊，回去我再备一份送过去。另外，往后三年，我的货全最低价给迪哥，算我赔个不是。至于我那个叔叔，我一定会给迪哥一个交代。”

周亚迪一听这话，抑制不住地笑了起来，揽着胡纬说：“你太客气了。”

胡纬满脸嫌弃地盯着肩膀上周亚迪的手，周亚迪尴尬地干笑着把手拿开，胡纬用手指弹了弹衣服，说：“应该的。”

周亚迪试探似的说：“好，那……我们两个人的收入，分八成给秦川？”见胡纬点了点头，周亚迪才接着说：“要不是他，我们别说货，人都已经喂了鱼了。”

这情形实在是太古怪，周亚迪被胡家的人劫了货，还差点儿丢了命，现在对胡纬不仅不问罪，还要看胡纬的眼色行事？我得知他们之间有什么隐形的交易。我笑着说：“迪哥，你教我做事要讲规矩。那你们这批货我该要一半。可你是我大哥，所以我最多要三成，我得给我手下的弟兄们有个交代。而且我只能把你们送到港口，你们说的那个地方我去不了，我手头还有事，都是答应好的，不能失了信。”

周亚迪低头不说话，眼光却瞟向胡纬。胡纬说：“秦哥，内地我们不熟，就算你把我们送出港口，我们怕是跑不了多远就会被抓，照样死路一条。你帮帮我们，我知道拿钱是请不动秦哥的，不过我想每个人都有需求，秦哥不妨说说看，只要我胡纬能做得到，一定答应你。”

周亚迪见我不说答应，也不说不答应，走到我跟前说：“我已经没什么理由再让你帮我了，你帮我太多了，到现在我还是什么都没给过你。临出门苏莉亚还让我打听你的消息……秦川，这次你不帮忙，我也不怪你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帮我照顾苏莉亚，如果我出了事，她一个人在那边不好过的。”

当“苏莉亚”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时，我不由自主地攥紧了拳头，想一拳打烂他的嘴。

这人罪大恶极，判多少次死刑都不过分。但我个人并不恨他，他只是一个目标人物，是任务的一部分。对他这个人本身，我更多的是怜悯。

这一次，他的嘴脸终于让我觉得可恶起来。

他在这当口提起苏莉亚，是抱着侥幸，提醒我念着旧情拉他一把吗？不。这是赤裸裸的威胁和恐吓。他在告诉我：秦川，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。我出了事，苏莉亚也不好过。我死了，苏莉亚也得死。

我按捺住情绪，佯装无奈地笑笑：“我不明白，运货这种事你们为什么要亲自出马？这不是公海，不是金三角也不是阿富汗。这可是在中国。你让我帮你们带着这么大批货横穿半个中国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
周亚迪忙说：“货我可以送你，你只要把我们两个人送过去就好。”

胡纬微微地点了点头。

我心里暗暗地舒了一口气。正如徐卫东所说，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运货，他们要在指定时间赶到俄罗斯，这批毒品只是他们捎带手的买卖而已。

哪知道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船被胡纬的叔叔劫了。幸亏我们掌握了情报，将他们救下，不然他们一死，线索就断了。我的任务是跟随他们，找到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要亲自去碰面的人。

“那算什么？传出去说，我秦川乘人之危吞自己大哥的货？”我一摆手，“不行，要么你们把货扔了。”

“秦川！”周亚迪惊讶地叫了起来，“那是上千万的货啊，丢海里？”

“迪哥，”我搭着他的肩膀说，“这次能活着就是赚的，别再为身外之物把命搭进去。”

原本想躲在幕后的胡纬沉不住气了，说：“秦哥，货都运到这里了，丢了太可惜，送给你吧。你救了我们，大恩不言谢，这点儿货就当是一点儿心意，你收下吧。”

我坚决地摇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要。”

周亚迪说：“秦川，要不这批货你先帮我们保管着，你送我们两个人走，将来我们再来取。”

我假意考虑了一会儿，为难地点点头，算是勉强答应了。周亚迪和胡纬如释重负，高兴地一左一右搂住了我的肩膀。

船进港口的时候天刚好蒙蒙亮，我带着周亚迪和胡纬把船上的货搬进库房，那是我事先在港口预备好的一处地方。码好货，我把一车涂满机油的机器零件堆在货上，边干活边说：“我可以把你们送到边境。但这批货我最多帮你们保管三个月，过了时间你们不来取，我全部丢海里。”

“好。可是我们不能让你白跑这一趟，你开个价吧。”周亚迪说着话，几乎

是习惯性地试探着看了胡纬一眼。

胡纬点了点头。

我对胡纬说：“那我提条件了。程建邦的事，算了吧。”

“什么条件我都答应，唯独这个我做不到。就算我放过他，我们家其他人也不会罢手。”他低头躲着我的眼神，想了想只好抬起头说，“我只能答应你，他如果落到我或者我们家谁的手里，我一定会知会你一声。至于别的，恕我无能为力。对不起，秦哥。”

看来程建邦这次的麻烦有点儿大。毒贩重金悬赏仇家人头的事从来没断过，像程建邦这样，被金三角一个背景深厚的毒枭家族阖族追杀的，恐怕没几个。

“好。”我对胡纬说，“你们只要有了程建邦的消息，一定要告诉我。如果我保不住他，那是他的命。如果他被我保住了，你们也要认，不许再主动找他麻烦。要是这一点也不答应，那我只能在这里和各位别过，从此就是陌路人。”

胡纬咬着嘴唇看了周亚迪好一会儿，狠狠地点头：“好，我答应你。”

我拍拍他的肩膀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我带着他们拐进距码头不远的一处平房，胡纬见我打开院门，伸着脖子朝里张望：“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你们这副样子走出去，像话吗？先在这儿洗个澡换身衣服。”

周亚迪迈步走进院子：“胡老弟，秦川不会害我们的。他要害我们，我们也不是对手。既来之则安之，听安排就是了，不要那么多问题。”

胡纬连忙打哈哈说：“说的是，说的是，秦哥，对不起，我话多了。”

我把他让进大门，指了指卫生间，“动作快点儿，千万别乱跑，我出去一下。”见胡纬伸手想要拦我的样子，我看着他手，说，“怎么？怕我叫警察来？”没等他说话，我拨开他的手出了门。

我将院门正对着的一扇卷帘门拉开，里面停着一辆越野车。我从墙缝里摸出钥匙，打开车门钻了进去，从扶手箱里拿出一部手机，开机，拨号：“人货

都接到了，现在在我这里，他们要我送他们到边境。”

电话那头徐卫东问：“哪里的边境？”

“中蒙，二连浩特一带。”我说，“另外，大军牺牲了，就在我的船舱里，能不能安排人来把遗体运回去？”

徐卫东沉默了几秒钟，轻声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“他们信任你吗？”隔了好一会儿，徐卫东问。

“应该是信任的，他们没别的办法。”不待徐卫东发作，我赶忙纠正道，“信任，没有应该。”

听筒那边“嗯”了一声，响起了翻阅纸张的声音，没猜错的话，徐卫东正在翻地图。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：“看来这两个还是菜鸟，人家根本不让他们进巢。”我没有接话，静静地等待着徐卫东的抉择。大约过了三分钟，只听那边一拍桌子：“把人盯死，这次可是中俄两国联手办案，不能在咱这儿掉链子，这面子丢不起。”

“明白。”

“行动吧。”

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鼓起勇气，说：“老徐，能不能问你个事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我“哦”了一声，正要挂电话，就听那边补了一句：“想知道建邦的情况，完成任务回来我告诉你。”

我兴奋地应了一声，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。将电话收好，启动汽车开到院门口，从后备厢拿出一个装满衣服的大包，背着进了院子。

周亚迪和胡纬草草洗完澡换好衣服，做贼似的上了我的车。我开着车朝市区方向走，十字路口的交警使周亚迪身子往下一缩，伸手去摸上衣口袋。我知道他是在找墨镜，心里暗暗一笑。车混进密集的车流后，周亚迪的情绪才放松了一些，张望起街景来：“这是哪里？有点儿像香港。”

“香港哪有这么宽的街道？这是天津嘛，看，到处都写着嘛。唉！其实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也不错，想想看我们那里，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……哇，好漂亮的法拉利！”胡纬兴奋地叫了起来，语气像极了他那个死鬼哥哥胡经。

我见他俩头发梢还在滴水，把车窗摇下来想给他俩吹吹风。周亚迪像是见了光的吸血鬼，急忙用手遮住脸：“关窗，关窗，被人看到了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迪哥，外面都是老百姓，他们没有枪，也不认识你。”

胡纬也笑着挖苦他：“你以为你是周润发吗？”

周亚迪慢慢地将挡在脸上的手放下，风撩起了他还没有干透的头发，让他渐渐放松下来。他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，扭过头对后座的胡纬说：“好舒服啊。”

我从后视镜里扫了胡纬一眼，他这会儿也闭着眼微笑，享受着清风拂面的爽快。

周亚迪终究还是不太习惯，一会儿自己摇上了车窗。犹豫了一会儿，问：“秦川，你的案底……销了？”

“那个秦川已经死了，我现在有全新的身份，钱只有在这种地方才有价值。”我斜着看了他一眼，“你看看你们，随便拔根毛都比我腰粗，从金三角出来，连光都不敢见。”

周亚迪低声说：“我们也总去曼谷啊、拉斯维加斯啊消费的。”

我淡淡一笑，将车拐上了出城的国道。眼看离城市越来越远，群山和树木大概又让他们感觉回到了属于自己的世界。周亚迪和胡纬都呆呆地看着外面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
中午时分，我把车开出国道，在一家小饭馆门口停下。“停车加水风炮补胎”的牌子前，停着几辆大卡车。周亚迪见那些车装得满满当当，车牌都是云南的，感慨道：“从云南开到这里？拉的是什么货？”说着就走上前，像是想掀开帆布看个究竟。

我说：“别多事。”

周亚迪压低嗓子开着玩笑说：“要是我们的货拉这么一车过来，啧啧……”又跟胡纬相视一笑。

我伸手撩开门帘，里面还挺宽敞，靠门边的一张大圆桌坐满了人，应该就是外面那几辆卡车的司机。我往里找了张靠墙的桌子坐下，扯着嗓子对后厨喊：“老板！”

这一声把周亚迪和胡纬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他们左右四下看一眼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你小声点儿。”

他们这副德行让我心中泛起一些莫名的自豪和痛快。我说不清是因为这里是我的地盘，是我的祖国，我可以光明正大地想大声吆喝就吆喝，想吃什么就点什么，还是因为我就喜欢看到阳光照在他们身上，他们惊恐的样子。

我没理他们，又喊了两声，老板拎着茶壶从后厨跑了出来：“师傅们吃点儿啥？炒菜米饭馒头包子面条，都有。”

我问：“什么快？”

“牛肉面，十八一碗。”

“三碗。快点儿。”

见老板回了后厨，我慢悠悠地喝着茶，故意扯着嗓子对周亚迪说：“我挺佩服你们，把生意都做到蒙古去了，内地这么大市场还不够吗？”

周亚迪皱皱眉头，回头看门口那桌，见那些大车司机埋头吃饭，没人关心我们说什么，才笑了，低声说：“去那里也是没办法，我们本来打算去俄罗斯开会的，结果你看到了，路上出了事，只能去蒙古。”

我忍不住扑哧一声乐了：“莫斯科可卡因高峰论坛？”

周亚迪还没说话，胡纬跟着笑了：“秦哥真会开玩笑，现在光盯住一个市场风险太大，鸡蛋不能装一个筐子里。东北亚的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和俄罗斯靠近这边的地方都是我们的市场，所以想和大家坐一起协调一下，免得不必要的误会。每年因为这些误会不知道要损失多少货、多少人，最后都让警察钻了空子。”他越说声音越小，最后几个字几乎是捏着嗓子说出来的。

我埋着头，听着笑着，一抬头见周亚迪正看着我。见我看他，他说：“秦川，几年不见，你变化不小。”

“迪哥没什么变化，还是那么风度翩翩。”

“你取笑我啊，秦川，呵呵呵，那天你救下我们的时候，不知道我有多狼狈……说真的，你变化很大，很想和你像过去那样聊聊天，但是不晓得还有没有这个荣幸。”他叹了口气望向窗外，眼神中满是惆怅。

我知道他说这番话倒不是演戏。尽管我还叫他“迪哥”，但彼此都清楚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已经逆转，无法再回到过去。让我再去伪装，也做不到了。——如果此时我扑上去叫他一声“迪哥”，表示想跟他同舟共济杀出一条血路然后共享荣华，别说是他，连我自己都会吐的。

想到这里，我多少也有些伤感。曾经的那些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，那些亦真亦假的情感经过这些年的冲刷，就像一场荒唐的少年梦。

尽管如此，曾经的单纯还是让我感动和怀念。毕竟那种用生命入戏、用鲜血去演绎的年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

我也叹了口气。

3

三碗热腾腾的牛肉面摆上了桌，我往碗里放足了辣椒油和醋，见周亚迪和胡纬还愣着，我说：“吃，吃完还得赶路。”这俩应该没有来过北方，对着这么大的碗有些迷茫，拿着筷子好像不知从哪里下口似的。

“真的很怀念那个时候。”周亚迪摇头笑笑，又扭头看并排坐着的胡纬说，“要不是你哥，我跟秦川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生疏。”

周亚迪终于找到了一个排水口，要把这一切全都推给死鬼胡经。胡纬闻言惊了一下，显然又没什么理由和资本回嘴，只得苦笑着说：“迪哥请放心，亏